

福州圍練紀事

福州團練紀事

道光壬寅余作籌守福州議鰲石制府見而悅之曰此吾闕長城也即馳書於怡悅亭制府謂亟當依議行之適聞邑陳君振聲願出貲壹萬兩以為團練之資囑余招募泉州神銳師來省悅亭制府即給護派弁馳驛到金牌口琅琦里教習其時同董其役者有林廉訪紱林修撰鴻年陳太守經郭刺史彬圖鄭編修元璧翁孝廉玉琳兄弟學之三月琅琦子弟皆能兵矣夷人就撫後朝議準以福州作馬頭而夷人先郵文於地方官令金牌進口沿途地方不得施放鳥銃蓋先聲有以奪之也余惟大易稱地中有水為師象傳以為客民商衆即今團練鄉兵之說也天下無地不有水天下無民不能兵則夷人自望風而退夫昔人謂禮失而求諸野請

舟增一語曰兵夫而練在民余於福州團練見之因彙作紀事一編

道光癸卯十月念廬陳金城錄

## 平夷論上

天下之患莫大乎外若無事而其中實多不測之憂今日之夷務是也今日之夷務皆曰一和可以太平矣然自古馭夷之法必能戰而後能守必能戰能守而後可言和未有不能戰不能守而能長保其和者也獨是言戰守於有事之秋難言戰守於無事之秋則尤難馬兵水兵皆平時所宜訓練者也而營規不整動以空文抵塞是紙上有兵而海上無兵矣造船鑄炮之費動國帑者以千萬計而工匠所得工本所資僅得百之一焉以此製造軍器安望其能堅且利乎是未戰時有船炮而臨戰時無船炮矣為今日計莫若先擇名將次擇海疆守令以守令練鄉兵尤得名將謀畫而

夷可平何則將之所轄者廣而守令之所守者專如使守令能用其民則諸郡邑皆兵也夫將以賊所至而用兵將禦其東而賊轉西將禦其南而賊轉北惟各處守令能率民以禦賊則賊所至皆其敵也故李廣守北平而匈奴避邊魏尚為雲中守而虜不敢犯魯恭至樂安而渠魁降是皆已然之事也近者廣東三元里團練鄉兵守令因而駕馭之夷人遙望而退豈非明效大驗耶但廣東三元里能禦夷于陸不能禦于海平夷之略則惟海上截殺為上策

### 平夷論下

竊惟禦寇之策未至則防守為先將至則瞭望為要既至則策應

為重我 國家地廣治醇海不揚波島嶼之民久未覲兵忽有逆  
夷於六月初七日從定海上岸滋事望風奔潰莫之誰何皆由防  
守之不備瞭望之不先策應之無方也昨聞夷船於六月初五日  
駛近廈港直撲炮臺夷船之入廈門必由金門灣入大担小担港  
然後可抵廈門金門各處皆設有會哨兵船若能豫先瞭望傳報  
官兵合艦截擊於港外何至深入腹裏貽害地方致官兵交傷居  
民逃竄無所依歸幸某等能刺斃夷人逆夷隨即竄逸漸次安息  
然定海之事在初七日廈門之事在初五日此時逆夷以遠禁鴉  
片無處消售意在沿海騷擾令官軍顧此失彼若非各沿海等處  
豫為防守謹為瞭望善為策應恐肆意猖獗竟有忍言者愚以

為防守之道有二一在固之於海岸一在禦之於洋面海岸之守可令兵民互相為守凡夷艘可以停泊之處其岸上皆宜設炮臺炮臺內外皆宜置守兵如兵宜再添即登時募土民之知兵者守之至居民殷實之戶亦可出示曉諭令其僱募自守彼此聯絡兵以衛民民以衛兵庶居民不至空虛而洋面亦得援應方可壯其膽而作其氣至於洋面之禦則惟專責在兵備戰艦謹斥候夷船未進港則當夾水而陣以遮擊之夷船已進港則當就所泊之處而直搗之海岸援應之兵亦即聞報合攻庶退可守而進可戰矣瞭望之謹則在會哨之勤會哨之船須遠出外洋分班哨探如有夷船聲息先來傳報其附近各港官兵一聞警報隨即合艦約令

擊之於外洋庶先事有備可獲制勝之功不至迫近海岸倉皇失措矣若夫策應之急則洋面之禦以防守為策應守兵之行以居民為策應壤地之接以鄰援為策應會哨報至非其守地而兵先至者定有異賞坐視勝負致夷船長驅深入者定有嚴罰且所謂策應者非必盡撤居守之兵以救之也須擇其精者以救之合少成多繞擊不意使夷船腹背受攻自驚潰而莫支矣愚又聞往年夷船停泊福建永凝各港凡提鎮之巡邏驅逐者不過令其逸去即可告無罪今則攻陷定海騷擾廈門皆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似此元惡大憝殘害生靈若非聚而殲旗盡殺乃止固不足以蔽其事而禱其魄昔戚繼光之論水戰以犁船為上策鄭芝龍之禦夾

板以燒船為妙計然皆必據上風之地擇器械之精募血戰之士  
入水不溺有勇能謀方可以操必勝此時調兵會剿如夷船多隻  
泊在一處即並力合攻即有一二隻泊在他港亦即分兵夾擊先  
發制人令彼亦顧此失彼總使我軍有必吞逆夷之心毋使逆夷  
有輕視我軍之意剪滅鯨鯢掃淨欃槍則又在行軍者之隨時運  
籌決勝者耳

籌守福州議

籌守福州議

福州八閩之本也不守福州而徒守外府譬之一身不捍頭目而徒保手足何益譬之一家不衛父兄而徒保子弟何益惟福州以五虎江為門戶能得戰船禦之五虎江外所謂海上截殺為上策也至守金牌為中策守林浦則為下策矣何則林浦本無險可守也無險可守而設為險以守之其果可恃乎乃守土者明知其不可恃而以林浦一口甚隘而淺塞之尚易即費數十萬金壘石

杉牌禦之鐵鎖橫之以為險則誠險矣然祇可以上塞

九重之詔而不足以下安百姓之心蓋此時惟倖冀夷匪不到五虎江面耳夷匪一到則金牌以外十三鄉數萬之民皆望風逃竄

而林浦之礮石可恃乎杉牌鐵鎖可恃乎况五虎江內有一水可  
由螺州旁通鳳山橋五虎江北有一水可由連江直至北井三面  
夾攻無由堵禦吾恐福州一府即為寧波鎮江之續矣此不待智  
者而後知也且夫古今固圉之道在人心原不在地利古今爭勝  
之法能進戰而後能退守尉繚子曰戰所以守也金湯十二籌一  
書言守也而無非言戰至云水邊之兵守桑榆父母之邦誠為至  
便惟是福州之民乃不教之民固不如泉漳之民之久習戰鬥也  
泉漳之民以自相殘賊而久習戰鬥專工用砲藝精膽壯其中有  
稱神砲子者不專業眼腮點放名捧腰砲又名擲頭砲上下前後  
左右皆能射人砲無虛發故稱為神用以守禦得一可當千百如

募有神砲一千人，漢夷不足平也。此時急宜募得三百人來郡守江重於守城，水戰尤急於陸戰。即為救時要務，蓋江上無虞則城內居民可以安堵。若聽彼投鞭坐守孤城，如甬入穴中，失策。

與福州兵民言戰則尤有難者

朝廷額設之兵，兵不習戰，罔知砲法。一旦有急，拱手就戮。否則聞聲先潰，耳庸有濟乎？計莫如團結鄉民募之，宜早。之宜勤，以父兄子弟省教習一人，可教十餘人。四個月可傳其法，即於金牌十三鄉等處延請紳耆，派撥精壯子弟學習。即以紳耆彈壓之，約金牌一帶可得千人。螺州至洪山橋一帶可得千人。連江至北井可得千人。使之砲法精熟，步伐正齊，節制分明，則可戰可守。

福州固於金湯矣至於神炮之身價死價學習之火藥鉛子或當  
雇募船隻操演必須上動

國帑其二資口糧則議官出一半民捐一半民捐之法仍請公正紳  
士自為勸捐自為掌管自為開發無庸交給吏胥可免浮銷冒開  
之弊其有

多尤為出力者官即為奏請議叙以示獎勵  
如此則倏忽變生倉卒可集人自為兵家自為敵如子弟之衛父  
兄手足之捍頭目福州安而入閩皆安矣豈必區區於林浦之紛  
紜計議哉

疏傳... 六... 疏傳... 疏傳...

... 疏傳... 疏傳... 疏傳...

籌守泉州大隊議

大隊泉州郡城捍門也由大隊直入為真塗澳由真塗直入為鏡城灣由鏡城直入為法石灣大隊至法石不過十里許法石至郡南門新橋則五里耳守土者不守大隊而守法石此與福州之不守金牌而守林浦無異皆所謂不守門戶而守房屋也况大隊之可守尤易於金牌何則金牌之鄉民未耐戰鬥雖其地足守而其民不能守故有待於教習大隊靠岸之鄉為惠安地界東湖垵頭下垵大樨小樨芳頭白崎等鄉其民善水知水戰能傳李忠毅遺法如調度有方用之以為戰守措之裕如曩者道光八年有夷板夷船停泊大隊夷鬼十餘人上岸窺探婦女被小樨居民五人